

Fang Fang
Yanjiu Ziliao

吴义勤

主编

方方 研究资料

张元珂 选编

中国新时期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重读方方《闲聊童子塌》兼及一种批评方式/方方：超越与品位——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汉味小说”风格论——方方、池莉合论/市场化时代的知识者写作文本——方方小说模式分析/论方方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与城市形象的历史书写/视角的选择与转换——方方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探析/革命与人性的双重质询——论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非亲历性阐释——评方方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略论方方小说的两大创作题材及其特色

Fang Fang
Yanjiu Ziliao

吴义勤

主编

方 方
研究资料

张元珂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方研究资料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00-2898-2

I. ①方… II. ①吴… III. ①方方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39553号

方方研究资料

吴义勤 主编 张元珂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30.2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898-2
定 价	5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398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 重读方方《闲聊宦子塌》兼及一种批评方式 / 翟杨莉
- 8 | 方方：超越与品位
——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 / 王绯 华威
- 27 | “汉味小说”风格论
——方方、池莉合论 / 樊 星
- 38 | 市场化时代的知识者写作文本
——方方小说模式分析 / 李俊国
- 46 | 论方方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与城市形象的历史书写 / 肖 敏
- 56 | 视角的选择与转换
——方方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探析 / 冯 岭
- 66 | 革命与人性的双重质询
——论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 / 洪治纲 欧阳光明
- 77 | 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非亲历性阐释
——评方方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 / 王春林
- 88 | 略论方方小说的两大创作题材及其特色 / 周水涛 江胜清

95 | 方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者家族的命运书写 / 李俊国

107 | 知识者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小说精神

——论方方小说的知识者身份特征 / 李俊国

122 | 凸现、转换和见证

——方方新世纪创作的转型与当代小说的几个重要话题 / 肖 敏

130 | 方方小说中的存在主义倾向 / 王宁宁

142 | 论方方小说的宿命意识 / 黄道友

151 | 失落的精神家园

——论方方对现代知识群体的人格思考 / 蔡建萍

159 | 隐秘与敞开：历史叙述的两个关键词

——以方方《武昌城》为例 / 张德明

169 | 何处家园：论方方的女性命运观 / 汤景泰 翟德耀

179 | 方方的文学新世纪

——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 / 於可训

197 | 论方方小说中的反讽意象 / 胡松华

205 | 方方小说艺术形态价值论 / 董文桃

213 | 生与死的辩证法

——论方方近期小说对生存哲学的思考 / 姚 慧

222 | 弱者形象的颠覆

——从《万箭穿心》看方方女性形象的新发展 / 房 萍

230 | 何处是我家园

——评方方近作的女性叙事 / 陈 琳

238 | 永远到底有多远?

——论方方小说中女性的情爱悲剧 / 裴艳艳

246 | “社会主义集体道德”与方方新世纪底层创作关系探析 / 周师师

256 | 方的就是方的

——论方方小说的叙事锋芒 / 程德培

272 | 叹不完的悲情

——论方方笔下的几种悲剧爱情模式 / 李 雁

278 | 方方小说中的“潜对话”现象

——兼论中国何以出不了“复调小说” / 曾 军

290 | 质疑爱情的合法性

——读方方近期的几篇小说 / 贺绍俊

297 | 四种活法 四道风景

——读方方小说《风景》 / 潘海鸥

307 | 反拨·复归·创新

——论“新写实”与方方的小说创作 / 黄丹纳

318 | 方方作品中的诗学审美

——对新写实的超越 / 王卫平

329 | 方方新世纪小说的叙事变化 / 王达敏

341 | “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的中国化

——再论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 / 王达敏

351 | 简析方方小说的悲剧性叙事类型 / 陈琴琴

360 | 由方方、池莉小说中的粗俗女性谈起 / 姜子华 刘 雨

371 | 浅论方方小说中的女权意识 / 王 莹

383 | 笔触的冷漠与背后的温情

——方方小说创作中的人性批判和关怀 / 崔宗超

389 | 多元人生视点与小说艺术的多功能

——方方小说结构论析 / 李俊国

397 | 语言的力量：传统认知模式的消解

——试论方方小说中的认知修辞 / 谭善明

405 | 试论方方小说中的日常话语和诗性话语 / 谭善明

413 | 方方小说中的灰色幽默与荒诞意识 / 王宁宁

425 | 批判与重构的力量

——方方与迟子建性别意识比较 / 白军芳

435 | 都市风景的两种色调

——方方与池莉小说的诗学审视 / 徐 岱

449 | 冷酷温情两副笔墨写人性

——论方方文学创作审美意识的变迁 / 咸立强 吴 彦

457 | 附录：方方研究资料索引

重读方方《闲聊宦子塌》兼及一种批评方式

翟杨莉

《闲聊宦子塌》是作家方方自己格外偏爱的一部作品，方方一直为这一作品受到批评界的冷遇而耿耿于怀。^①尽管巴尔扎克老人曾经相当武断地说过“艺术家自己特别珍惜的作品却总是最拙劣的”，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和心目中理想的形象久久相处，体会过深，反而难以表达了”。^②看来苦恼着诸多艺术家的问题同样苦恼着这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毕竟为自己“神奇的思想领域”寻求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达形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闲聊宦子塌》恰恰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它的叙述形式与内容几近水乳交融。这部作品不仅表现了一种“深厚的民间传统的生存状态”，在始终贯穿一种与主流的正统潜在对抗的主题之外，语言形式上的追求尤其成功，它不仅仅是一种方言的化用，更是一种自觉的文体意识——文体对应着主题，在这一点上，《闲聊宦子塌》一点也不输于阿城的《棋王》。

《闲聊宦子塌》显然是被新时期文学忽视了，或者说，被一种忽视形式追求的文学批评所忽视了。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谈论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谈论艺术，而是谈论经验，仅仅当我们谈论已经被成就了的艺术，即形式，以及

① 方方《自述》，《小说评论》第35页。

② 巴尔扎克著程代熙译《论艺术家》，伍蠡甫《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

作为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作为批评家说话。”^①对艺术形式的忽视显然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文学批评的主要问题所在。

一、野史与正史，一种散淡的追求

关于小说的起源历来有诸多说法，其中小说和历史的关系是最为人所关注。在西方早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说过，“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这些“更具有普遍性”。^②这里的诗的含义在后世被一直扩张至“文学”，小说作为“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黑格尔语）”，作为近代文学的主要类别，当然也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比历史更富于意味的特点”。在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的诸多认识中，与历史相关的认识亦始终占据主流，在这种认识中，小说是历史的一种补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这一被广泛征引的关于小说的认识概略说明了小说的起源即在于一种对正史话语的补充，或者如李剑国所言，在故事发展到小说这一过程中，史书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③

我们这里无意探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小说与历史的渊源始终无法割裂。敬文东在一篇题为《从野史的角度看》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饶有趣味的观点，即中国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传统，所谓的“儒道互补”对应的是正史话语的说教，这是主流，另一种相对被忽视的潜流则是“杨墨互补”关照下的野史话语的叙述，后者正是小说的精神源流。^④小说始终努力发现或者说建立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源自民间的艺术世界，真正的小说不甘

① 转引自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

②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罗念生译。收入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第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③ 李剑国《小说的起源与小说独立文体的形成》，《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7期。第1页到第29页。

④ 敬文东《从野史的角度看——文本解读的一种视角》，《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第101到第111页。

于做主流话语的附庸，它试图建立自己的一种源自民间的观察世界、认识历史的视角，甚至试图建立自己的一种独到的言说方式。

《闲聊宦子塌》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彰显出来。

方方声言《闲聊宦子塌》的写作受到了王安忆《小鲍庄》的启发，於可训也说“小说本身确实带有一种寻根的倾向，写的是江汉平原的一处叫作宦子塌的村庄的日常生活，作者竭力呈现的也是一种有着深厚民间传统的生存状态”，於可训似乎更乐于强调该作与寻根文学的渊源，我这里则更愿意突出其与之后的新历史小说的关联。

和新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的诸多概念一样，新历史小说同样携带着内涵模糊的先天缺陷，从最初陈思和对一种旧题材的创作现象的“一种暂且的提法”开始，当时陈思和是将之视为“由新写实小说派生而来的”，是“新写实小说在题材上的一个分支”^①。后来张艺谋电影的推波助澜使得新历史小说风生水起，一时间土匪的故事、家族的故事此起彼伏，“新历史小说”的内涵也进一步泛化，199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的《新历史小说选》就把“在往事叙说中始终贯注了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以一种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走向另一层面的历史真实”“用现代的历史方式艺术地把握历史”等作为主要的编选原则，这些也就成为新历史小说扩张后的内涵。遗憾的是，《闲聊宦子塌》和方方在这一宽泛的标准之下还是难逃被忽视的命运。反讽的是，《闲聊宦子塌》写的恰恰就是历史，并且它的“新的切入历史的角度”远非诸多新历史小说个人化的主体视角可比，方方在《闲聊宦子塌》中着力呈现的就是历史在民间的存在状态。

在《闲聊宦子塌》中历史真相的存在看似明白却也始终模棱两可，就如同田七爹爹日日面对的荆河边的水，通灵如木瓜可以在水中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切，一般的芸芸众生却还是看水是水，觉得“田七爹爹眼皮下的河水跟往日也有么事差别。”对田七爹爹的行为终是不解。

如是，重要的不再是所谓历史的真相，而是历史在不同视阈空间的不同

①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309到31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存在状态。范队长代表的是一种主流话语的历史认知态度，秉承的是中国史传“为尊者讳”的传统：有悖统治集团利益的事实及言论一概在“讳”之列。尽管来自良心的责备使得他最后委托作家去宦子塌亲自发现事实，他还是没法克服内心不敢面对真相的怯弱。田七爹爹是乡间存在的异数，然而即便是他，对历史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他只是凭直觉行事，参加红军是这样，逃离红军队伍也是这样，这一切和回到乡村后的缄默都是在“贵生”这一原则指引下的近乎本能的行为。而历史在以宦子塌为代表的乡间的存在形态则更为涣散，“闲聊”直指这一历史的存在形态。闲聊当中的历史是取消了时间的，就像胡么爹爹擅长的孝歌，死者简短的历史之外是三国隋唐，还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段子，葬礼成为一个难得的古往今来的时间齐齐汇聚狂欢的借口。

当新历史小说试图用一种个人化的视角重写历史题材时，他其实并未摆脱对历史真相的渴望。《闲聊宦子塌》卓尔不群的地方就在于它克制了对历史真相追寻的冲动，试图在对民间存在状态的历史作原生态摹写的过程中展现历史。

二、方言与标准语，一种叙述试验

现代话语理论告诉我们，话语是指语言在特定历史条件和主导思想的限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表现方式。任何话语都至少包括三种因素：文体形式以及该形式所体现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形式。作为与正史“儒道互补”传统相对的观察世界的一种角度的野史，其主要的文体形式就是小说，但这主要是指处于发生阶段的小说，当小说成为文学界的主流，它同样难以避免走上与主流合谋的道路。如果要坚持其最初的野史的发现的立场，文体的自觉就成为不得不提起的一个话题。方方在《闲聊宦子塌》中对方言的化用背后正是潜藏的这样一种文体的自觉，方言成为其得力的工具。方言之与《闲聊宦子塌》恰如源自古代笔记体的文字对阿城的《棋王》的意义。

我们无从知晓宦子塌当地的方言的具体存在形态，但是我们可以断言通行

于方方笔下的宦子塌的众生的方言是她的个人的创造，是对方言的一种化用，楚地方言特有的称呼和语气词是这种语言的一种标志性点缀，丝毫不构成阅读的障碍。方方着力之处是在于方言句式背后所凸现的意味。这一点与“闲聊”的初衷相当契合。我们知道，作为与书面标准语相对的方言，各自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更多面向的是纸上冠冕堂皇的文字，后者则直指日常民间世界的闲言碎语，这是一个文盲凭借自己的本能也能认识的世界——宦子塌老一辈的爹爹粑粑，还有年轻一代的喜鹊都不识字，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日常交流，更不妨碍他们从诸如孝歌喜歌之类的民间文化的载体中尽情吸收自己所需要的乡间生活的知识。方言作为一种语言，是他们存在的根。这种根至少在《闲聊宦子塌》当中并未受到外来风雨的强烈冲击，在作者的笔下，它颇为神奇地化为了那个未曾露面的叙述者的语言。

我们注意到，《闲聊宦子塌》采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但很难说是全知视角，因为作者有意为之的语焉不详，通常的第三人称人物限知视角在这里也不合适，文章并未经常性地采用某一个人物的视角。这样，小说给予人的一种限知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化用自方言的语言形式。首先这种语言形式使得原本置身于事外的全知叙述者因为与人物拥有共同的语言而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视角，因为人物的语言与叙述者的语言几无二致，我们很容易就忽视了置身事外的叙述者的存在。“自从福楼拜以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确信，客观的或非人格化的或非戏剧式的叙述方法，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许作者或他的可靠叙述人直接出现的手法”^①。如果将所谓的“客观性”作为判断文本价值的一个主要标准的话，《闲聊宦子塌》显然处于《风景》之上，原因就在于我所说的叙述者的叙述话语隐藏在了人物的话语之下，这样，叙述者在这一“隐身衣”之下大可以随形就势地任意转换视角而不着痕迹。另外，具有方言形态的语言大多缺乏书面语的严格的语法体系规定，而洋溢着一种生动的形象性。

①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第10页，周宪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三、彰显与隐蔽，一种生命的张扬

如果说野史作为与正史相对的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与角度，小说可以说是野史视角下的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小说也成为包罗万象的概念之后，在视角意义上说的野史与正史之分似乎在小说当中也找到了存在的位置。唯其如是，我们就更呼唤带有小说先天的野史色彩的小说。也就是说，小说发展至今，始终未曾舍弃最初的野心——不仅仅是补充历史，更是要写比历史更富有趣味的事，这就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进一步探寻。

在敬文东饶有趣味的论述当中，野史的精神直接秉承杨朱墨子，连孟子也无奈地说过“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于墨（《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和民间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为我”“贵生”之私心与渴求“兼爱”的观念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这种精神在小说上的表现就是无视正史礼教话语的禁忌，将“贵生”思想中暗含的“抒发肉体”“放纵感官”进一步张扬。“享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一名称背后就暗含着“贵生”的享受人生的含义，他也确实深得其中三昧。

尽享生命乐趣如“享生”，到底没有几人，就是放肆泼辣如喜鹊，也是乡间少有的。喜鹊是秦家粑粑的孙女，喜欢胡么爹爹的孙子天壮，后者因为对所谓文化或者说文明的爱慕舍喜鹊而找了同样高考落榜的中花。喜鹊哭着嫁了一个跛腿的乡村教师，结婚的前夜还惦记着要把自己的身子给了自己喜欢的天壮。在唯一知晓二人血缘关系的胡么爹爹的监视之下到底未遂。然而日后携自己的男人回到宦子塌，见到天壮，喜鹊还是会主动打招呼，并且正大光明地对自己的男人说“我原先跟他相好”。半个文明人天壮这时只会红着脸，话都讲不清地逃跑。喜鹊是乡间蓬勃的生命力的最佳体现，没错，民间自有自己潜在的价值判断标准，正大光明的偷情没有人笑话，偷偷摸摸的行径才为人所看不起。而主流的正史话语携带了太多的价值判断的重负，如此一来先天地就学会了隐藏，是为“讳”。生命就在“讳”中渐次泯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闲聊宦子塌》显然具有寻根的意趣，是对所谓的以富贵、天壮、中花还有知青、客商为代表的文明世界的一种潜在的批判，是对以

胡幺爹爹、享生、喜鹊为代表的乡间坦荡生存原生态的一种暗暗向往。然而，《闲聊宦子塌》的意蕴又远非寻根文学可以概括，这里对历史存在形态的原生态摹写的努力与语言实验上呈现出的有为之的客观化倾向，都使得《闲聊宦子塌》在新时期文学中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即便是在方方的小说创作中亦独树一帜。方方说经历使然，自己的创作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写底层民众的，一类是写知识分子的。《闲聊宦子塌》显然在她的主要创作之外，或者是这类特异的题材激发了方方语言形式创新的潜力？我始终认为“形式的美”，托尔斯泰也称之为“叙述的明晰”^①，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不过最好是把叙述的明晰换作叙述的恰切——一种叙述形式和内容的融合无间。表现在文学批评上，就是以此作为文学评判的最高标准，而不是仅仅以文学表现的所谓生活作为准绳。

如果认可马克·柯里对文学批评的简约化叙述——“在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极之间的摇摆”的话，显然当前文学批评的主流是在历史主义这一极，所以才更有必要重提形式主义的批评原则。事实上，绝对的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是片面的，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用现象学“直接面向事实本身”的勇气去观照批评对象才有可能认识对象的本体。然而就是在现象学美学家茵伽登那里，“图示化方面”也是他所划分的文学作品的四个存在层次里最关键的一个层次，而这一层次作为“被表现客体”在文本中的主要存在形态，最接近的含义无非就是“形式化”后的被表现客体。对文学作品艺术价值的认识显然离不开对这个层面地认识。

所以，重读方方的旧作，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说明其艺术价值所在，更在于倡导一种从艺术表现形式出发导向作品意义与价值的批评方式。

原载《小说评论》2007年第5期

^① 托尔斯泰《莫泊桑文集序言》，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第4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方方：超越与品位

——重读方方兼谈超性别意识和女性隐含作者

王绯 华威

文人品位和超性别意识

华威 一直忙着准备画展，方方的小说还没有看。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多次向我推荐方方？

王绯 因为她有独特的文学风采。因为华威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对女性独特风采极有艺术鉴赏力的人。因为一些看法，我很希望能从你这样的画家那里得到验证，或者寻找共识。当然，还因为我希望得到共鸣，我总喜欢与人分享，或者在理性上征服别人，不然，做批评家有什么意思？

华威 你现在就是一个可以入画的征服者形象。批评家等于理性征服家，妙。

王绯 那么，今天的目标就是彻底征服华威先生了，让你五体投地。你对视觉方面的东西总是敏感得令人吃惊，我只好先用一个照片的例子征服你。

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红罂粟丛书”，以被称之为“跨世纪行动”的性别大集合式的推销策略，推出

二十二位女作家小说的同时，也推出了与她们的个人隐私相连带的生活经历照片。可以说，这些照片不同程度地暗示了出品人内心自我出示的欲望内容。群芳展露之中，方方的一组照片因着她聪明又机智的语言操作，显得与众不同，乃至使人觉得这位女士所要出示的，绝不是个人荣耀或自我感觉良好的形貌，而是远离矫揉造作或搔首弄姿且超越了自身经历的幽默与洒脱，所以，当她写下诸如“半年以后，我就成了这样一个胖子”“三十二岁，自在够了，就嫁给了这个男人”^①之类戏言的时候，就好像那胖子和嫁给那男人的并不是她自己。

华威 这确实很有意思。这种漫画式的注示，有一种不动声色的谐谑美。这就是你要说明的独特风采？

王绯 不完全是。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超越二字，也就是方方在创作中的自我定位。方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自打带着《风景》站到文坛引人注目的地界，似乎就为自己选定叙述人小八子——一个生下仅半个月就死掉了的亡者的具有超越意义的位置，于是在写作中获得了可以超越性地注视处于与无限关联中的有限之物的自由：既可轻松自如地超越自我，又能恰到好处地超脱现实，无论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这个世界，她都要凭借着这样一份来自超越的自信，尽情尽兴地品尝和玩味其中。

这样，我们在读方方小说的时候，很难像读一般女小说家的作品那样感到某些私人经历或情感不由自主的投射，即使在直书个人情怀的散文里，她也是以超越自我的目光去反观自我，尽管是实打实地书写自己，但所呈现的却是一种仿佛与己无关的率性忘我状态，好像她早已“走出个人的心境”^②，自己至高的幸福与欢乐，切肤的痛苦与遭际，均被私下嚼烂咽到肚子里而没有留在大脑中。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把方方看作一个有着极深在个人经历和情感记忆却绝不吐“核”的人，也可以把她看作一个因看透世事而善于粉碎记忆——乐于遗忘或超越自我的人，还可以把她理解成一个缺少或没有什么隐秘的阅历单

① 见《何处是我家园》，方方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方方：《驯顺与反叛》，《为您服务报》1995年9月7日第10版。

纯的人。总之，方方一点不给人们造成故意或无意以女性隐私隐情设诱惑的期待，她的大气便在她无惑的坦率之中。

所以，你读方方的随笔《矮人的幸与不幸》，首先感到的是她超越时代审美趋向也超越个人存在的洒脱，在高人和矮人全部的幸与不幸的对比中，她（方方当属矮人）显然已打破时尚的自我拘禁，于是带着一种充满优越感的坦率与自信，去品玩欣赏矮人之幸——“同样的钱，矮人可穿两件新衣而高人却只有一件。在物价漫天上涨的今天，高人可谓可怜。”“夜里逃窜，后有追兵，偶尔发现一小洞，矮人一钻而过，高人却卡在其间叫人抓住。”^①如此不乏恶作剧或顽劣心态的品论，渗透在方方散文的字里行间，显出一种自我超拔之美，一种摒弃女性书写所特有的幽怨及缠绵悱恻之情的潇洒品性。正是在这种超越的意义上，方方的散文几乎没有丝毫的小女儿情态，也绝少人们阅读期待中的女人味，就是写身边琐细、儿女情长，也大都透着豪气与帅气，于喜怒哀乐中放笔上下古今，在纵横天地间现出女性书写少有的文人气质。

华威 你说方方是一个少有的具有文人气质的女作家，这种文人气质如何体现？

王绯 气质是一种潜性的十分内在的东西，体现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总体结构中。方方作品的文人气质，集中体现在其风貌上，另外，还含纳在其意蕴中，需要通过一种阅读感觉的体味或领略。你看她这两段散文：

我因读过点古书，知道古人中顽劣者也不少，比方东床袒腹的王羲之，青眼白眼的阮籍，病酒的刘伶，等等。一部世说新语写尽那些放荡不羁者，难说他们不都是顽劣之徒。古人们如此这般地率性而为且并不遭人讨厌，这又何尝没给我提供理直气壮的由头。^②

读书之人常患有怪癖，古时尤甚。像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红袖添香、范进中举之类故事，早已是脍炙人口。照我看，这多少都有点儿病

① 方方：《闲聊》，第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方方：《闲聊》，第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